

## 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

李宜靜\*

### 摘 要

鯨魚，清代文獻或稱海翁。蔣毓英《臺灣府志》記載海翁魚：「大如山，能吞舟」；《諸羅縣志》進一步描述其體形與用途；《臺灣外記》記載鄭成功出生、入台前至病逝，皆與鯨魚有關；《臺海使槎錄》採錄的海翁魚傳說是：「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反映出清代人士對體大如山的鯨魚充滿好奇與想像。本文擬以時代先後為序，分論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首先，概述鯨魚外形與經濟價值；其次，析論鄭成功與鯨魚傳說，並說明清人對鄭氏家族的觀點；最後，從清代鯨魚傳說論現代阿美族海祭傳說。

**關鍵詞：**清代、臺灣、鄭成功、阿美族、鯨魚傳說

---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ycli@knjc.edu.tw

收稿日期：2011.11.15

修改日期：2012.04.19

接受日期：2012.06.25

# The Legend of the Whale in Taiwan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Yi-Ching Li \*

## Abstract

A whale was sometimes called as Hai-we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Jiang Yu-Ying recorded a Hai-weng in *Gazetteer of Taiwan Prefecture*, "it is as huge as a mountain, and can swallow a boat". *Gazetteer of Zhuluo County* further describes its body and purposes. *Taiwan Wai Ji* recorded that the birth, times before and after the arrival in Taiwan, and the death of Zheng Cheng-Gong were all related to whales. *Records of Sail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recorded about the legend of the Hai-weng, "A woodman accidentally climbed on its back. Suddenly it turned around and moved, and the woodman did not know where he was". This reflects the fact that people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full of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towards a whale which was as big as a mountai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egend of the whale in Taiwan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chronologically. First, it outlines the body of a whale and its economic value. Secondly, it discusses Zheng Cheng-Gong and the legend of the whale, and explains people's point of view towards the Zheng Famil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legend of Bifuding in modern Amis tribe through the legend of the whal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Taiwan, Amis tribe, Zheng Cheng-Gong, legend of the whale

---

\*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Kang-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correspondence author)

## 壹、前言

古籍中，關於鯨魚的傳說頗多，如六朝時期，《述異記》已有「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sup>1</sup>之傳說，但不知此「明珠」有何價值？

《新唐書》「北狄列傳」記載拂涅「獻鯨睛、貂鼠、白兔皮」<sup>2</sup>，將「鯨睛」與「貂鼠皮」並列入獻，則其貴重可想而知。清代，《澎湖紀略》進一步說明何以珍貴：相傳「其目珠，即明月之珠；死即脫落，故鱈死兩目皆空，世罕得而獲焉」<sup>3</sup>，世間之物，物稀為貴，既然「鯨睛」世間罕得，拂涅得而獻之，足表隆重之意。

除了「鯨睛」即「明珠」的傳說，亦有民間善用魚體的記載：如《太平御覽》引「三秦記」說：「始皇墓中燃鯨魚膏為燈」；《閩中海錯疏》記載海鱈噴沫飛洒成雨，形若山岳：「間有斃沙上者，土人梯而撻之，剝其脂為油，舩船甚佳」<sup>4</sup>。此二文皆言及鯨魚的經濟價值：燃燈、舩船，後者並進一步描述其動態與形貌。

清代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其《臺灣府志》記載海翁魚僅有二句：「大如山，能吞舟」<sup>5</sup>，內容過簡；《諸羅縣志》藉三個海翁魚肢體，描述其體形與用途；<sup>6</sup>《重修鳳山縣志》記載海鯨精泡結水面，凝而為涎，能止心痛，

助精氣，價昂十倍。<sup>7</sup>接續記錄鯨魚體重與經濟價值者有《小琉球漫誌》、《澎湖紀略》等，內容各異，卻也使體大如山的鯨魚傳說，益形豐富。

康熙四十三年，《臺灣外記》記載鄭成功出生、入台前至病逝，皆與鯨魚有關，其他相關文獻有：乾隆元年出刊的《臺海使槎錄》、嘉慶十四年後出刊的《臺灣志略》、光緒元年出刊的《臺灣紀事》等，這些文獻始於清初，終於晚清，可見終清之世，鄭成功與鯨魚傳說頗受後人之重視。

《臺海使槎錄》採錄的海翁魚傳說是：「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sup>8</sup>；《小琉球漫誌》亦有詩歌與之呼應<sup>9</sup>，呈現出清代人士對體大如山的鯨魚充滿好奇與想像。有趣的是，現代阿美族海祭傳說也與此說頗有相似之處。

基於上述，本文擬以文獻出刊先後為序，分論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首先，概述體大如山的鯨魚外形與經濟價值；其次，析論鄭成功與鯨魚傳說，並說明清人對鄭氏家族的觀點；最後，從清代鯨魚傳說論現代阿美族海祭傳說。

清代文獻中，鯨魚尚有其他異名，如：《諸羅縣志》稱海翁即海鱈、海翁魚<sup>10</sup>；《澎湖紀略》說：「鯨魚，一名海鯨，俗呼為海翁」<sup>11</sup>。即鯨魚異名有：海翁、海翁魚、海鱈、海鯨。行文時，為求通順，依所引文獻之詞彙稱之；標題時，則用今人熟稱之「鯨魚」。

<sup>1</sup>（南朝）任昉《述異記》（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頁19。

<sup>2</sup>（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98.10，九版），頁6179。

<sup>3</sup>胡建偉《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九種》），頁182；文中「鱈死兩目皆空」之「鱈」，乃在「鯨魚」條中引「閩大記」說：「又名鱈」。

<sup>4</sup>分見：（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1967.11），卷第八百七十「火部三」，頁3987；（明）屠本峻《閩中海錯疏》卷上（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1971）。

<sup>5</sup>收入《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5），頁89；海翁「大如山」之說，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僅言：「極大」，頁204。

<sup>6</sup>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雜記志」頁291-292。

<sup>7</sup>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六種》），頁336。

<sup>8</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頁66。

<sup>9</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三種》），頁40。

<sup>10</sup>周鍾瑄《諸羅縣志》，「物產志」頁240；「雜記志」頁291-292。

<sup>11</sup>胡建偉《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九種》），頁182。

## 貳、體大如山的鯨魚傳說

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閩中海錯疏》記載海鯨「最巨能吞舟」，並以按語詳述其出沒之動態與用途：

海鯨噴沫，飛洒成雨。其來也形若山岳，乍出乍沒；舟人相值，必鳴金鼓以怖之、布米以厭之，鯨攸然而逝。否則，鮮有不罹其害。間有斃沙上者，土人梯而鬻之，剖其脂為油，舡船甚佳。<sup>12</sup>

此條前四句記載海鯨噴沫成雨、形若山岳，皆在形容其體形之碩大；文末「間有斃沙上者」四句，記載死於沙灘上者，當地人割魚脂為油，可作修補舊船之用。

清代文獻如何記載體大如山的鯨魚？本節先論鯨魚體形與體重，次述魚體用途與價值。

### 一、鯨魚之體形

蔣毓英《臺灣府志》提到「海翁」僅有：「大如山，能吞舟」二句，即簡化明末《閩中海錯疏》：「最巨能吞舟」、「形若山岳」之說。

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記載「海翁」的資料有二條：

海翁，即海鯨，大能吞舟，浮於水面，黑如牛背。俗謂海翁現，則大風將作。（物產志）

海翁魚，大者如山。後壠番社有脊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不知何時所得也。另有肋骨一段大如斗，諸番以為枕。沈文開云：「其鬚如戟，可作物件」。（雜記志）<sup>13</sup>

此二志記述重點略有不同：

「物產志」概述鮮活的海翁魚體形、顏色與出現時之情境：海翁之大「能吞舟」，色「黑如牛背」，傳說它一出現則「大風將作」。

「雜記志」藉三個海翁的肢體描述其大小：先以後壠番社所保存的一節脊骨「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與一段肋骨「大如斗」，說明其體長與粗壯；並引明末流寓文人沈文開之言：「其鬚如戟」，說明海翁魚鬚仿如戰戟。透過三小段舉例，讀者略可想像海翁身軀之龐大，較之蔣毓英《臺灣府志》言「大如山，能吞舟」詳細。

乾隆三十年（1765），《小琉球漫誌》記載自己往來廈南聽到的海翁魚傳說，從中可窺見鯨魚之體形：

每歲天后三月誕辰，必有海鯨來朝。或潮退偶困泥沙，土人取大木長數丈，直拄其口，競入腹內，割取脂膏數千石；及潮至，仍掉頭擺尾而去。<sup>14</sup>

單是撐開魚口就要「取大木長數丈」，其身軀之碩大可想而知；撐開魚口後，民眾爭先恐後進入魚腹「割取脂膏數千石」後，仍能於漲潮「掉頭擺尾而去」，則海翁魚不單是體碩，也應是體壯。

乾隆三十六年（1771），《澎湖紀略》言海翁魚：「身長數十百丈」<sup>15</sup>，只是，用「數十百丈」之數字說明魚身長度，實在含糊。

光緒元年（1875），《臺灣紀事》說咸豐中，白沙墩有巨魚臥斃沙灘上：

刊第一二一種）「蟲魚」、「附考」皆摘錄之，頁 631-634。文中所引之沈文開，名光文，參蔣毓英《臺灣府志》「沈光文列傳」，頁 223-224

<sup>14</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頁 63。

<sup>15</sup>胡建偉《澎湖紀略》，頁 182。

<sup>12</sup>屠本峻《閩中海錯疏》，出刊時間據自序為：「萬曆丙申春正月」。

<sup>13</sup>周鍾瑄《諸羅縣志》，「物產志」頁 240；「雜記志」頁 291-29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

魚長十餘丈，高二丈許，大稱是，黑質鱗鬣作刺蝟狀，巨口如闢雙扉；或舉木杈置其口，取道入魚乙深際（爾雅，魚腸謂之乙云），空洞若房室，可容數人起立。<sup>16</sup>

此條記載巨魚高二丈許，舉木杈置其口，進入魚腹，可容數人起立等說法，與《小琉球漫誌》：「土人取大木長數丈，直拄其口，競入腹內」之說相符，推測此「巨魚」即是海翁魚。若是，則此魚之魚身是「長十餘丈，高二丈許」。

## 二、鯨魚之體重

乾隆元年（1736），《臺海使槎錄》採錄漁夫對海翁魚體重的評估：「漁人云：大者約三、四千觔，小者亦千餘觔」<sup>17</sup>，但是，乾隆三十年（1765），《小琉球漫誌》的說法是「大者重至五、六萬斤」<sup>18</sup>。二書記載大型海翁魚之體重，前者言「約三、四千觔」，後者言「五、六萬斤」，誤差頗大。

乾隆三十六年（1771），《澎湖紀略》言海翁魚之體重：「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並引乾隆二十二年，虎井嶼灣發現一海鱈，約數千斤，澎湖人說：「此尙是鱈之小者也」<sup>19</sup>，則《臺海使槎錄》所說之體重，應是「鱈之小者」。

總之，有關鯨魚之體形、體重，分別以《臺灣紀事》說：「長十餘丈，高二丈許」，《澎湖紀略》言：「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較為具體。

## 三、鯨魚之用途

明末，《閩中海錯疏》記載當地人利用海鱈油「脛船」，清代文獻記載鯨魚之用途，除

了上引《諸羅縣志》說魚肋骨「大如斗，諸番以為枕」外，尚有：

乾隆元年（1736），《臺海使槎錄》採錄漁夫說鯨魚「有自僵者，人從口中入，割取其油，以代膏火」<sup>20</sup>，此四句是說有人從魚口進入體內，割取油脂，作為照明之燃料。

乾隆三十六年（1771），《澎湖紀略》記載乾隆廿二年，澎湖虎井嶼灣發現一隻死鱈：

土人爭割其肉，約有數千斤云。今澎署大門尚有支門魚骨一條，長數尺、大數把；其脊骨可以作碓臼，兩眼亦空無目珠。<sup>21</sup>

此條先追記乾隆二十二年，虎井嶼灣發現死鱈，澎湖人爭割魚肉；而著書當時支撐澎湖廳大門的是一條長數尺、寬數把的魚骨，並說鯨魚脊骨可作碓臼。

光緒元年（1875），《臺灣紀事》說咸豐中，白沙墩有巨魚臥斃沙灘上：

人爭屠割魚肉，輦載以去，至數十日乃盡，童叟疲乏。又有取魚脊骨為臼、為橋梁者，稱利用焉。<sup>22</sup>

從民眾割取魚肉「數十日乃盡，童叟疲乏」二句，可推知此魚之碩大；文末則記載民眾善用魚脊骨，做成臼與橋梁。

總之，清代文獻中記載鯨魚之用途有<sup>23</sup>：《諸羅縣志》言後壠番社以魚肋骨當枕頭，《臺海使槎錄》採錄民眾割取油脂作為照明燃料，《澎湖紀略》記載以魚骨支撐澎湖廳大門、以脊骨作碓臼，《臺灣紀事》也說民眾以脊骨做成臼與橋梁。除了善用魚體，作為日

<sup>20</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66-67。

<sup>21</sup>胡建偉《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九種》），頁 182。

<sup>22</sup>吳子光《臺灣紀事》「紀臺地怪異」，頁 21。

<sup>23</sup>《小琉球漫誌》言土人：「競入腹內，割取脂膏數千石」，但未明言取脂膏後如何使用，故不歸入用途之討論。

<sup>16</sup>吳子光《臺灣紀事》「紀臺地怪異」（《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六種》），頁 21。

<sup>17</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66。

<sup>18</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頁 40。

<sup>19</sup>胡建偉《澎湖紀略》，頁 182。

常器物，鯨魚之「龍涎」，具有令人艷羨的經濟價值，另立一項論述如下。

#### 四、鯨魚與龍涎

乾隆元年（1736），《臺海使槎錄》記載鯨魚體型與用途之後，文末還提到「龍涎」一事：

口中噴涎，常自為吞吐，有遺於海邊者，黑色、淡黃色不等，或云即龍涎。番每取之以賈利，真贗亦莫辨也。<sup>24</sup>

此段說鯨魚的噴涎有「黑色、淡黃色」等，有人說這是「龍涎」，試就「龍涎」、「番每取之以賈利」兩事，說明如下：

就「龍涎」而言：據《彰化縣志》「雜識志」記載，乾隆九年白沙墩雷擊死巨魚二十二尾於沙上：「背上各有一孔，黃水流出，其肉腥羶不堪，油可熬燈，居民以為海翁云。或曰龍涎香，即此魚口角所流之涎結成」<sup>25</sup>，可見「龍涎」，又稱「龍涎香」。

就「番每取之以賈利」二句：是說原住民常取龍涎販賣獲利，但是，無法辨別真偽。

《臺海使槎錄》僅說原住民「取之以賈利」，但不知利益為何？如何獲取？如何辨真偽？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鳳山縣志》記載此事較為詳細：

龍涎香，出海面上，番仔浮水取之。傳為海鰐精泡結水面，凝而為涎；能止心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為佳；價昂十倍，不可多得。<sup>26</sup>

此條說龍涎香相傳是鯨魚的「精泡結水面，凝而為涎」，與《臺海使槎錄》記載是鯨魚的「噴涎」不同；龍涎香的獲取法是原住民「浮水取之」；其功用為「能止心痛，助精氣」；辨識法是「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為佳」。雖說品質好的龍涎香「價昂十倍」；但是，具體數值是多少錢？仍是不得其解。

乾隆三十年（1765），《小琉球漫誌》「龍涎香」條的說明可資參考：

上淡水出龍涎香，每一粒價兼金；云可為房術用，甚為難得。聞欲辨真偽，取香細搽，入冷水，香氣盈室；去水而香輕重毫忽不耗，乃為真者。<sup>27</sup>

此條補充《重修鳳山縣志》的記載有三：在價值方面：「每一粒價兼金」句，「兼金」是指「價值倍於平常的精金」，可見品質好的龍涎香是很值錢的物品。

在功用方面：《重修鳳山縣志》說龍涎香能「助精氣」，語意含糊；此條記載龍涎香「可為房術用」，使其功用更為明確。

在辨識方面：「聞欲辨真偽，取香細搽，入冷水，香氣盈室；去水而香輕重毫忽不耗，乃為真者」六句，詳記辨識龍涎香的方法；末二句「去水而香輕重毫忽不耗，乃為真者」與《重修鳳山縣志》說龍涎香「嚼而不化者為佳」意近。

《臺海使槎錄》提及龍涎香時，僅說「番每取之以賈利」，內容簡略；《重修鳳山縣志》進一步說明獲取龍涎香的方法是「浮水取之」，其功用是「能止心痛，助精氣」；《小琉球漫誌》則為龍涎香之價值與辨偽，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 參、鄭成功與鯨魚傳說

清順治十八年三月，鄭成功率軍揚帆至

<sup>24</sup>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67。

<sup>25</sup>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頁 384。

<sup>26</sup>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 336；周璽《彰化縣志》亦引此條，字句較簡潔，頁 389。

<sup>27</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頁 65。

鹿耳門，登陸赤嵌城與荷蘭交戰；十二月（陽曆 1662 年 2 月），荷蘭投降並離開臺灣，開啓了鄭氏經營臺灣的時代。<sup>28</sup>在臺灣，鄭成功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是人民建寺膜拜的國姓爺，有關他的故事與古蹟相當多<sup>29</sup>，本節僅論述他與鯨魚相關的傳說。

## 一、出生前的鯨魚奇觀

### （一）母夢岸上觀魚

康熙四十三年（1704），《臺灣外記》記載天啓四年（1624）七月十四（一作十五日）子時，鄭芝龍正高興夫人翁氏生子，忽聞四處喊叫「救火」，一開門看到眾人在他家門口，說：「都見是你家失火，故群來救」，當鄰居弄清楚沒有火災，而且鄭夫人剛產下一子，恭賀說：「令郎後日必大貴，我們眼見光亮達天，非恍惚也」，這是鄭成功誕生當晚住家「光亮達天」的景象。

鄰居走後，翁氏向其夫述說自己產前之夢，二事兜合，令鄭芝龍有「此兒必有好處」之想，究竟翁氏做了什麼奇異之夢？摘錄如下：

天明，聞說海濤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燦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莫當。通國集觀，咸稱異焉。閱三晝夜方息。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通衢。一官妻翁氏正在肚疼昏迷間，夢同眾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直沖，驚倒。醒來即分娩一男。<sup>30</sup>

此段文章生動的描述了鄭成功出生前種種祥瑞景象：

一是海空陸奇觀：先描述海上大魚「揚威莫當」之神氣：「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燦似燈，噴水如雨」，吸引「通國集觀」；次述空中、街道之聲光異象「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通衢」，海、空、陸景觀呈現出廣闊的空間，加上眼光似燈、空中金鼓、香氣滿街等視聽嗅覺，鋪陳出眾人都是異象的見證者。

二是母夢觀大魚：「一官妻」至文末，描寫即將臨盆的翁氏，夢見自己隨眾人岸上觀大魚，此時大魚「對懷直沖」，醒來生子，此兒即鄭成功。

### （二）鯨魚海上翻騰

光緒元年（1875），《臺灣紀事》之〈鄭事紀略〉記載鄭成功出生前一天，天晴無雲，到了傍晚，忽然雷震破土，烟霾漲天；不久，狂風疾雨，屋瓦皆飛，水深數尺，空中有聲，如天崩地裂，大家以為地震，紛紛往山村避震。隔天天亮，聽說海上出現鯨魚，又是一番奇景：

諜者言島中有鯨鯢長數十丈，夭矯起波間，金光閃爍，噓氣如雷鳴，風濤暴漲，隱隱有金戈鐵馬之聲不絕，舟航糜碎，溺入海盡死，盡夜哭聲震天；雞鳴風始定，魚亦不見。相譁以為妖怪云。是夕，成功生，人奇之。<sup>31</sup>

此文細述鄭成功出生當天，鯨魚在海上翻騰的景象，可分兩項說明：

就光耀而言：鯨鯢夭矯起波間「金光閃爍」，此「金光」，應是《臺灣外記》形容海濤中有物「兩眼光燦似燈」之「眼光」。

就聲響而言：鯨鯢在海上翻騰，引發各種聲響：鯨鯢噓氣像雷聲；風濤暴漲，彷彿有金戈鐵馬之聲；船碎人溺，哭聲震天。

《臺灣外記》與《臺灣紀事》二書共同

<sup>28</sup>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五種》），頁 48-50。

<sup>29</sup>如晚清之劍潭、國姓井傳說，現代之龜山島傳說，皆與鄭成功有關。

<sup>30</sup>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十種》），頁 4-9。

<sup>31</sup>吳子光《臺灣紀事》，頁 35。

點是鄭成功出生當天，鯨魚在海上翻騰造成各種聲光，引發眾人注目。差異點是：

《臺灣外記》記載鯨魚出現時，陸海空皆現祥瑞景象：魚眼似燈、空中金鼓、香氣滿街、母夢觀魚躍入懷；出生後，住家光亮達天。

《臺灣紀事》記載出生前一夜天候異象並出：雷震、風狂、雨疾；出生當天，鯨魚現身，彷彿海上驚魂：噓氣像雷聲、金戈鐵馬聲、船碎人溺哭聲。

二書將鄭成功出生傳說都描寫得驚天動地，細較其間差異，予人不同的觀感：《臺灣外記》寄予祥瑞不凡之祝福；《臺灣紀事》蘊含紛擾不安之恐懼。

## 二、鯨魚轉世傳說

《臺灣外記》記載一段鄭成功起兵至病逝間的傳說，後代相關文獻與此文大同小異，故先摘錄於下，以便說明後代異文所反映的議題：

成功踞金廈，震動濱海。有問黃蘗寺隱元禪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海長鯨也。」再問：「何時得滅？」元曰：「歸東即逝。」辛丑，成功攻臺，紅毛望見一人峨冠博帶，騎鯨魚從鹿耳門遊漾而入。後功諸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四月間，功未病時，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魚，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異，與人述之。不數日，而成功卒。正符隱元「歸東即逝」之言。<sup>32</sup>

茲將此段引文分為「鄭成功來歷傳說」、「入臺前後傳說」兩項論述之。

### （一）鄭成功來歷傳說

「成功踞金廈」至「歸東即逝」段，記載鄭成功起兵後，引起注目，因而引發問其「來歷」的傳說，《臺海使槎錄》、李元春《臺

灣志略》用語與之略異：

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患之；有問善知識云：「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臺海使槎錄》）

鄭成功起兵猖獗，有僧識前因，語人曰：「此東海大鯨也。」（李元春《臺灣志略》）<sup>33</sup>

析論上引三篇文獻如下：

一是告知來歷：《臺灣外記》、《臺海使槎錄》皆因有人先問，才有隱元禪師或善知識回答鄭成功前身是「東海長鯨」；李元春《臺灣志略》說：「有僧識前因，語人曰」，是某僧主動告知。在內容大同小異的情況下，波瀾起伏的有問有答法較為生動，因此，前二文的描述技巧較佳。

為何民間會流傳鄭成功為鯨魚轉世之傳說？蔡惠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認為這是取鯨為「魚中之王」，縱橫海上的屬性與鄭成功海上事業的雄風呼應，而「鯨魚化身」的觀念則是受佛家輪迴轉世觀念的影響。<sup>34</sup>

二是問語不同：《臺灣外記》說有人問：「成功是何星宿投胎？」表示問者認定鄭成功是天上星宿，但不知星名；《臺海使槎錄》說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患之」，因此，有人問「此何孽？」用「孽」字顯示問者對鄭成功之批判。

三是評論用語：當「成功踞金廈」時，《臺灣外記》說「震動濱海」，語意中性，但是《臺海使槎錄》用「荼毒濱海」、李元春《臺灣志略》用「起兵猖獗」，皆是批判鄭成功起兵的用語。

<sup>33</sup>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79。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種》），頁86；尹士俚與李元書名相同，為免誤解，行文時，人名、書名並呈。

<sup>34</sup>蔡惠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臺南：南市文化，1998），頁23。

<sup>32</sup>江日昇《臺灣外記》，頁405。



## (二) 鄭成功入台前傳說

關於鄭成功入台前、過世年月，清代文獻有多種不同的說法，茲依時序摘錄如下：

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隨後，成功諸舟由是港進。癸卯，成功未疾時，轄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海外；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語；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今鱷魚登岸而死，識者知其兆不佳。至六月，彭師戰敗歸誠，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臺海使槎錄》）

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夢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入；未幾，成功突至，紅毛遂遁。明年五月，其轄下人復夢一鯨魚冠帶乘馬由鯤身出海外，而成功遽卒；正應「歸東即滅」之語。異哉！（李元春《臺灣志略》）

及長，距金廈，兵敗勢蹙，將以海外為逋逃藪，乃決計東行。時臺地屬荷蘭左賢王，忽夜夢一偉人盛服騎鯨魚入鹿耳門，侍衛甲兵甚重，道無阻者。及寤，異之。未幾，報鄭兵至矣。（《臺灣紀事》）<sup>35</sup>

析論上引四篇記載鄭成功入台前傳說如下：

在入台傳說方面：順治辛丑，鄭成功攻臺灣前，《臺灣外記》、《臺海使槎錄》說法相近——皆是荷蘭人「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入鹿耳門；李元春《臺灣志略》與《臺灣紀事》皆是「夢見」；不管是望見或夢見，前三書的主角皆是「紅毛」，《臺灣紀事》進一步說是「荷蘭左賢王」。

「望見」與「夢見」何者說法較為合理？在鄭成功過世前，《臺灣外記》、《臺海使槎

錄》、李元春《臺灣志略》皆記載其屬下的異夢，就結構而言，故事以夢起頭，以夢收尾，具有首尾呼應之效果，所以，李元春《臺灣志略》記載鄭成功入台前，荷蘭人「夢見」一人冠帶騎鯨，較合情理。

在病卒年月方面：《臺灣外記》記載「癸卯年四月間，功未病時」，其副將有一異夢，「不數日，而成功卒」，亦即鄭成功是死於「癸卯年」，但月份不明；《臺海使槎錄》同此說。李元春《臺灣志略》言鄭成功「順治辛丑攻臺灣」，所以，「明年」是指「壬寅年」，即康熙元年（1662）。據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所述：「壬寅年五月，成功卒」<sup>36</sup>，則鄭成功病卒年月以李元春《臺灣志略》之說為是。

在病卒傳說方面：《臺灣外記》記載鄭成功未病前，副將楊明夢見鄭成功「冠帶騎鯨，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不數日，而成功卒」，正符隱元「歸東即逝」之預言。《臺海使槎錄》所記與《臺灣外記》小異，且前後文略有矛盾，說明如下：

一是省略人稱：《臺灣外記》記載鄭成功「副將楊明」，有其職稱與姓名；《臺海使槎錄》代之以無職無名的「轄下」。

二是改變坐騎：《臺灣外記》記載副將楊明夢見鄭成功「冠帶騎鯨」；《臺海使槎錄》改為轄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這是說轄下看到的鄭成功是「鯨首」，與入台傳說「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矛盾——入台傳說是「人騎鯨」，病卒前是「鯨乘馬」。

三是以鱷死論鄭亡：《臺海使槎錄》因轄下看到鄭成功是「鯨首」，故說鄭氏子孫「皆

<sup>35</sup>分見：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79；李元春《臺灣志略》，頁86；吳子光《臺灣紀事》，頁35。

<sup>36</sup>收入《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四種》），頁53。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9）二百二十四卷「鄭成功列傳」亦同此說：「（康熙元年）五月朔，尙據胡床受諸將謁，數日遽卒，年三十九」，頁9164。

鯨種」，接著因「今鱷魚登岸而死」句（回應文前引〈海上事略〉載康熙癸亥四月，澎湖出現鱷魚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廚下之事），說「識者知其兆不佳」，說到六月鄭軍澎湖戰敗「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sup>37</sup>。這是先將「鯨」、「鱷」混為一談，再以鱷魚先死、鄭軍後敗之事實，附會鱷魚之結果乃「應」鄭氏亡國之「兆」。

范咸「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之一，觀點與黃叔璥相同，茲節錄首、頷二聯言鄭氏興衰敗亡之詩句與自註如下：

含沙誰謂射人工（墨魚常噴黑水以自衛），登陸機先兆海翁（海翁，魚之大者。鄭氏將滅前，有魚長四、五丈，鳴聲嗚嗚，登岸死）。深賴子矛還自刺，尤憐尺布未能縫（施、姚二公滅鄭氏，並以賊攻賊。鄭經孽子欽舍監國有才，為宗族所害）。<sup>38</sup>

首聯「登陸機先兆海翁」句，范咸自註海翁是魚類中之大魚，鄭氏亡國前，有長四、五丈的魚上岸而死。這是將海翁魚連結到某大魚，再將大魚之死，乃預兆鄭氏之亡國，與黃叔璥以鱷魚死應驗鄭氏亡，是一樣的邏輯。

黃叔璥、范咸先後任巡臺御史<sup>39</sup>，二人記載前朝史事，都有物死兆國亡之語，表示這種想法不是偶發，反映的是戰勝國御史蒞臨前朝故土的優越感與嘲諷意。

<sup>37</sup>李元春《臺灣志略》言「轄下人復夢一鯨魚冠帶乘馬由鯤身出海外」，以「正應『歸東即滅』之語」收尾，與《臺海使槎錄》言轄下看到的鄭成功是「鯨首」不同；無「其子若孫皆鯨種」之說，更無「鱷魚登岸而死」，附會「彭師戰敗歸誠，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等言論。

<sup>38</sup>收入六十七《使署閒情》（《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二種》），頁43。

<sup>39</sup>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職官志」巡臺御史：（1）黃叔璥，康熙六十一年任；（2）范咸，乾隆十年任，分見頁100、102。

光緒二十六年（1900），施士洁歌詠臺灣史事，提到鄭成功時，有兩個典故與鯨魚傳說相關：

大鯨東去海門青，石井雄風捲四溟。掘地草雞新識緯，築城荷鬼舊羶腥。橫飛鹿耳空中艦；寸剪牛皮島外庭。試上赤崁樓一望，木岡九疊敞雲屏。<sup>40</sup>

首聯「大鯨東去海門青」句，自注：「鄭成功起兵時，有一僧知其前因曰：『此東海大鯨也』」，此為鯨魚轉世傳說；頸聯「橫飛鹿耳空中艦」句，自注：「成功襲臺，荷蘭先夢有人騎鯨從鹿耳門入港」，為騎鯨入臺傳說，可見，直到晚清，鄭成功與鯨魚傳說，仍是世人津津樂道的題材之一。

### （三）鄭經與麻虱目

黃叔璥、范咸分別以鱷魚、海翁之死，預兆明鄭之滅亡，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麻虱目」條，亦有異曲同工之意：

鄭經酷嗜麻虱目，臺人名之曰皇帝魚。夏初出，頗適口；及秋，則味帶酸而肉澀，宜乎鄭氏之不能久也。<sup>41</sup>

鄭經很喜歡吃麻虱目，所以，臺灣人將之命名為「皇帝魚」，亦即臺灣人認同鄭經是「皇帝」；但是，麻虱目僅適合於夏初品嚐，到了秋天，味酸而肉澀，這是說麻虱目賞味期有其季節性，但是文末以「宜乎鄭氏之不能久也」收尾，則含修史者對前朝短祚的評論。

鄭氏三代在臺時間有多久？從清朝順治十八年十二月（陽曆1662年2月）荷蘭投降

<sup>40</sup>施士洁〈臺灣雜感和王蔭昀孝廉韻，胡鍊華太守同作〉，收入《後蘇龔合集》（《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五種》），頁53。

<sup>41</sup>周鍾瑄《諸羅縣志》，頁298-299。

離臺，鄭成功「改臺灣為安平鎮、赤嵌城為承天府，總曰東都」，到康熙廿二年（1683）八月「施琅統舟師至臺灣受降」<sup>42</sup>，前後 22 年。就朝代而言，22 年是不長，但將朝代長短與魚的最佳賞味期不長並論，則具史官嘲諷鄭氏亡國之意。

道光十年（1830），《彰化縣志》「麻虱目」條，也記載鄭經嗜吃麻虱目，其說法是：

麻虱目，狀如池中小烏魚，產塢中，夏秋盛出，俗呼皇帝魚，謂鄭經所嗜也。<sup>43</sup>

此條如實描述「麻虱目」之形狀（小烏魚）、產地（魚塢）、產季（夏秋）與俗稱（皇帝魚），用語中性，恢復秉筆直書之天職，不似清初《諸羅縣志》深具嘲諷鄭氏之意。

綜合上述，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說鄭氏子孫「皆鯨種」，再說鱷魚之死應驗鄭氏之亡；范咸「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之一，觀點與之相同；《諸羅縣志》將虱目魚賞味期與立朝長短並論，這三條文獻皆反映出清初官員執掌前朝故土的優越感與嘲諷意。

## 肆、從鯨魚傳說到阿美族海祭

### 一、清代鯨魚傳說

乾隆元年（1736），《臺海使槎錄》「赤嵌筆談」記載體大如山之海翁魚傳說：

海翁魚，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無可考。<sup>44</sup>

此段用「有言」起頭，表示所記來自傳說，分論此說如下：

就「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句：前句

是蔣毓英《臺灣府志》：「海翁，大如山」，《諸羅縣志》：海翁「大能吞舟」、「大者如山」等說之延續；後句進一步描述此「山」長了「草木」，因而吸引樵夫登背的傳說。

就「樵者誤登其背」三句，記載樵夫見有草木而上山，其實是誤上魚背，瞬間一轉，不知去向的奇事。

乾隆三十年（1765），《小琉球漫誌》「瀛涯漁唱（上）」亦有詩歌與自註呼應此段傳說：

乍看草木自扶疏，那識根蟠背脊餘。悔吝動生安足怪，世間到處海翁魚。海翁魚，即海鯨也，大者重至五、六萬斤。赤嵌集云：「瀕海有小山，草木叢生，樵者誤登其上，小山倏轉徙，不知所之。蓋海翁魚脊背也」<sup>45</sup>

此條前四句為七言絕句；詩註寫明引自「赤嵌集」，但是，孫元衡《赤嵌集》無此內容，應是摘錄上述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之「赤嵌筆談」，且略有異文。

上述二書作者，黃叔瓚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來臺，為首任巡臺御史<sup>46</sup>；朱仕玠於乾隆二十八（1763）任鳳山縣學教諭<sup>47</sup>，因此，視鯨魚背為山的故事，清初應已普遍流傳。

### 二、現代阿美族海祭

《臺海使槎錄》採錄樵夫誤登海翁魚背，雖不知結果如何，卻似現代阿美族海祭傳說之序曲，簡述阿美族海祭傳說於下：

第一則，〈獨木舟之傳說〉（1915）：maciwciw 在海岸撿柴，被忽然出現的巨鯨吞

<sup>45</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頁 40。

<sup>46</sup>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職官志、列傳」，頁 141。

<sup>47</sup>《小琉球漫誌》自序：「予以乾隆癸未歲，蒙恩調任鳳山。……越明年甲申夏，慘遭吾母太孺人之喪，狼狽西渡，乾隆癸未、甲申，為乾隆二十八、九年。

<sup>42</sup>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50、73。

<sup>43</sup>周璽《彰化縣志》，頁 349。

<sup>44</sup>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66。

下，數日後，排出體外。見前有島嶼，游泳上岸才知此島為 falaysan (女人島)。某日逃出，躍入海後，發現前有小島，登陸焚火取暖，此島突然搖動，才察覺是大魚的背部。大魚載他回去，到達里漏社後，大魚說：「閣下若念吾恩，即供豬五頭、白雞五隻、糯飯五籠、粟飯五籠。」現今里漏社的海岸，舉行五年一次之祭禮，即據此傳說而來。保存獨木舟是爲了紀念 maciwciw 的遭遇，模仿他在該島使用的飼料容器製成。<sup>48</sup>

第二則，〈女人島的故事〉(1962)：Makatsiu 出海捕魚，在小島上烤魚，原來該島是鯨魚 eso，鯨魚受熱跳起，把他拋到 valiasan 島，此島沒有男人，她們把 Makatsiu 當作豬關在籠內。有天，不小心在食物內放小刀，他砍斷籠檻，逃到海邊。海豬載他回家，他想送禮物答謝，海豬要他在無月之夜「在海邊將禮物盛在 vasolan 內」。<sup>49</sup>

第三則，〈乘鯨到巴里桑〉(1991)：薩達邦出海捕魚，在小島上起火烤魚，小島離開竹筏，才知是站在鯨魚背上。鯨魚往西游，停在岸邊，上岸後被一群女人包圍帶走，次日帶到豬圈吃草根樹皮。數日後，他發現小刀，以此割斷籬藤，跑往海邊，原來那隻鯨魚帶他回故鄉。爲了報答鯨魚，村人將豬肉、糯米糕沖入海中餵鯨魚。後來，奇美社到了小米的除草期，頭目會叫村人以鹽水、豬肉搗成都論，讓水流到大海以祭鯨魚。<sup>50</sup>

上述三則海祭傳說，共同點是「將魚背視爲小島」，情節互有異同：

<sup>48</sup>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5)，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臺北：中研院民族所，2000)，頁 18-20。

<sup>49</sup>王崧興〈馬太安阿美族的故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4 期，1962)，此故事採自馬太安(今光復鄉)，但文末註明：「Makatsiu 現爲里漏社所祭的神」，頁 122-123。

<sup>50</sup>林道生〈乘鯨到巴里桑〉，《東海岸評論》39 期，1991.10，頁 52-53。奇美社流傳的〈沙拉萬與鯨魚〉，故事情節與此則相近，見林道生《阿美族的口碑傳說故事》(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頁 85-89。

在主角身方面：海祭傳說的主角，第一則是「樵夫」，後二則皆是「漁夫」。據刊載第一則傳說之書序〈在歷史的軌跡上前進〉所述：日本總督府於 1909 年成立舊慣會蕃族科，積極調查原住民傳統社會與文化，出版於大正四年，西元 1915。這個時間點所採錄的傳說，恰成鯨魚傳說過渡到海祭傳說的橋樑：清代是「樵夫」登上魚背，但「不知所之」；日治初期是阿美族「樵夫」、現代是阿美族「漁夫」，皆因鯨魚因素，而有海祭傳說。

在登上魚背方面：第一則是從女人島逃出後，在海中發現小島，登陸焚火取暖，才知是魚背；第二、三則皆是在小島上起火烤魚，小島移動，才知是站在鯨魚背上，之後才去女人島。

在海上坐騎方面：前二則里漏社傳說，主角去女人島皆與鯨魚有關，載主角回鄉的則是大魚(〈獨木舟之傳說〉)，或是海豬(〈女人島的故事〉)；但是，奇美社傳說則是去回皆與鯨魚有關。

對於將魚背視爲一座島的傳說，鹿憶鹿先生的解釋是：

應是緣由魚爲世界載體的神話，可能是基於天河、地川相連，水浮天而載地的虛妄幻想，作為大地支柱的魚類，往往具有碩大無朋的軀體，在其他民族多說成是「鯨」。<sup>51</sup>

從黃叔瓚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來臺，聞錄此事，迄今已近三百年，可見這類視魚背爲島「緣由魚爲世界載體的神話」之久遠與普遍。

清代記載樵夫誤認魚背爲山而上山，日治與當代採錄阿美族樵夫或漁夫誤認魚背爲島而上岸，皆源於鯨魚體形龐大而有誇大的

<sup>51</sup>鹿憶鹿〈台灣原住民的魚蟹神話傳說〉，《歷史月刊》2000.1，頁 28。

想像；不同的是，清代文獻上山後，以「不知所之」收尾；現代阿美族因而有轉徙至女人島傳說，藉以解釋該族海祭由來，這應是傳說流傳過程中「後出轉精」之特色。

### 伍、結語

從清代文獻中，可知民眾善用鯨魚產生各種價值，如：當枕、膏火、艙船、支門，碓臼與橋梁；「龍涎」的價格高於精金，尤其令人驚歎。

《臺灣外記》與《臺灣紀事》記載鄭氏出生當天，鯨魚在海上翻騰，造成各種聲光，引發眾人注目。《臺海使槎錄》、李元春《臺灣志略》、施士洁〈臺灣雜感〉接續記載鄭成功前世、入臺前後皆與鯨魚相關，可見，直到晚清，鄭成功與鯨魚傳說，仍是世人津津樂道的題材之一。而鄭成功之生死所以與鯨魚有關，應是二者皆稱雄海上的聯想。

《臺海使槎錄》說鄭氏子孫「皆鯨種」，再言鱷魚之死乃應驗鄭氏之亡；范咸「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之一，說法相似；《諸羅縣志》先言鄭經喜吃麻虱目，再因其賞味期短，而以「宜乎鄭氏之不能久」收尾；這三種說法皆反映出清初官員執掌前朝故土的優越感與嘲諷意；清代中期，《彰化縣志》「麻虱目」條，始復秉筆直書之天職。

《臺海使槎錄》中「樵者誤登其背」三句，彷彿現代阿美族海祭傳說序曲：鯨魚帶樵夫或漁夫到另一座島，因而有了女人島奇遇與返鄉海祭之舉，反映出傳說在流傳過程中「後出轉精」之特色。

### 參考文獻

川口長孺（1828）。**臺灣鄭氏紀事**。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六十七（1747）。**使署閒情**。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尹士俚（2004）。**臺灣志略**。載於**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五冊**，臺北市：遠源出版公司。  
王瑛曾（1764）。**重修鳳山縣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王崧興（1962）。**馬太安阿美族的故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4，122-123。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2000）。**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原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原著出版年：1915）  
朱仕玠（1765）。**小琉球漫誌**。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朱景英（1773）。**海東札記**。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任昉（1968）。**述異記**。載於**百部叢書集成**，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江日昇（1704）。**臺灣外記**。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李元春（1809）。**臺灣志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李昉（1967）。**太平御覽**。臺北市：臺灣商務。  
余文儀（1760）。**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吳子光（1875）。**臺灣紀事**。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林道生（無出版年）。**阿美族的口碑傳說故事**。臺北市：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林道生（1991）。**乘鯨到巴里桑**。**東海岸評論**，39，52-53。  
林謙光（1687）。**臺灣紀略附澎湖**。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周璽（1830）。**彰化縣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范咸(1747)。**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胡建偉(1771)。**澎湖紀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施士洁(1900)。**後蘇龔合集**。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高拱乾(1696)。**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屠本峻(1965)。**閩中海錯疏**。載於**百部叢書集成**，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鹿憶鹿(2000)。**台灣原住民的魚蟹神話傳說**。**歷史月刊**，28。

黃叔璥(1736)。**臺海使槎錄**。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趙爾巽(1981)。**清史稿**。臺北市：鼎文書局。

劉守華、巫瑞書主編(2001)。**民間文學導論**。武漢市：長江文藝出版社。

蔣毓英(1985)。**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

蔡惠如(1998)。**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臺南市：南市文化。

歐陽修、宋祁(1998)。**新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